

1983年初,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迎春征联活动,所出上联为“碧野田间牛得草”,以当代文艺界三个知名人士名字组成,要求下联也为三个人名。我也拟联参加了。

上联的“牛得草”,自然使人首先想到著名作家马识途。奈“识”与“得”均系仄声,平仄不合。七字联,有似七言律诗的对仗联,平仄须很讲究,最后几字的平仄尤须讲究,“马识途”显然不能用。还因为“马”与“牛”太近,几乎属同一类,不宜属对,正如古人一般不以“柳”对“杨”一样,所以只好放弃。后想到作家、诗人叶知秋。“叶知秋”对“牛得草”平仄正合,另拉来电影演员白杨和村里。我投寄的应征下联为“白杨村里叶知秋”。自以为“白杨村里叶知秋”对“碧野田间牛得草”较宜,时间同为秋天,一为野外,一为村内,自然而合情理。

随后公布的征联结果,拙对连三等奖也没能获,获一等奖的是“金山林里马识途”。我总觉得,一等奖之对并不很好,除“马识途”平仄不合外,“金山”一词也显生硬。常说的“金山银山”和“水漫金山”的故事外,有“金山寺”“金山县”等,而却少见“金色的山”或“金黄的山”,更未见过“金山之林”之类说法。此外,就生活常理而言,树林里老马识途或马认得树林里的路,只是为对句而对,村中见杨叶飘落而知天下已秋,倒合情理,且还有点诗意。我虽然心存疑虑,但又恐因偏爱己联而难分优劣,于是便给评阅人员中的名家王力、周振甫两位先生去信,以求得到一个放心的结论,或者叫人信服的理由。同时也致信诗联名家山西大学教授罗元贞先生。

很快就收到几位老先生的回信。王力先生信中说:“我写这封信是声明我没有参加评阅。报上说王力等评阅是错误的。”同时还告我所听说的评审意见:“他们说叶知秋不如马识途有思想性。马识途虽平仄不合,但是可以通融。”周振甫先生信中说,初选时没有选“叶知秋”,开会时谈到“叶知秋”,北大吴小如先生提出“叶知秋”对“牛得草”好,这才又回头去找“叶知秋”,拙联方得进入评审。研究时,有人认为“马识途”对“牛得草”好,并且提出“碧野田间”的词组结构是二二,“金山林里”也是二二,而“白杨村里”是三一,所以最终还是取了“金山林里马识途”。不过这理由并不能使人信服。“金山林里”与“白杨村里”结构相同,一作二二,一作三一,殊不可解,何况古来诗联中以“村里”组词者多不胜数。并且据诗联常识,一联为二二,所对联自然也以二二来读,如李商隐《赠从兄元之》以“石麟庭中”对“荻花村里”,断不可当作三一结构而读作“石麟庭中”“荻花村/里”。又如郑谷《笔峰》诗与“碧野田间”“金山林里”相似的“秦垄竹间”“宕渠花里”,决不可读作“秦垄竹/间”“宕渠花/里”。“白杨村里”即多有白杨的村子里,并非村名,自然应读作“白杨/村里”,怎么可读作“白杨村/里”?罗元贞先生认为“金山林里马识途”不如“白杨村里叶知秋”,因此还给中央电视台写信提出批评,并且指出:“‘白杨’对‘碧野’,比‘金山’好。‘知’字是平声,比‘识’字好。下联全句比一等奖自然而合情理。”

那次征联评选,可以说见仁见智,而成一桩公案,转眼已过去四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似这样的游戏之联,自己品味比较一番也就算了,当时怎么好打扰几位老先生。王力、周振甫、罗元贞三位先生均早已作古,他们对一个普通参赛者、无名后生的负责精神,至今思来,仍然甚是令人感动。

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

金 新

据《中国日报》中文网消息:“为迎接‘4·23世界读书日’,抖音于近日上线‘好书大晒’第二季活动,邀请名人大咖、年轻知识达人共同推荐优质图书。广大网友也可以通过‘好书大晒’话题,分享对自己有价值的图书。”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图书”?众所周知,四大名著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且是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然而,清人金圣叹有语:“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民间有言:“男不看西游,女不看红楼。”为什么竟然会有男女老少选读之别呢?其实,无论才子的名言还是百姓的私语,都未必正确,甚至荒唐,但之中所蕴含的读书当因人而异的道理倒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融进生命、化入血液;到了

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诚哉斯言!

作为教师,清楚地看到眼下中小学生阅读的主要误区是“不考不读”与“杂乱无章”,尤其是后者——利用短而不连续的时间片段进行简短又少量、不完整的文本阅读,随着这种碎片化浅阅读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导致学生缺少思考。其实,真正的“深度阅读”是在符合阅读者认知特点而远离功利性“碎片化”基础上的“约取”抑或“薄发”。

在这一方面福建省语文学会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为有效地防止泛阅读冲击带来的知识碎片化,在全省中小学全面倡导主题性课外阅读:比如,2022年,1月“科技”、2月“环保”、3月“能源”、4月“食品”、5月“健康”、6月“安全”、7月

“教育”、8月“竞争”、9月“旅游”、10月“困难”、11月“劳动”、12月“幸福”;2023年,1月“团结”、2月“目标”、3月“文明”、4月“信心”。

阅读具有四个层次——“基础阅读”,用以摆脱文盲状态;“检视阅读”,用以提高浏览速度;“分析阅读”,用以咀嚼内容精华;“主题阅读”,用以链接彼此关联。第四层次是高端,包括并超越了所有的层次。这种“主题阅读”就是避免知识碎片化的真正的“深度阅读”。

周国平在《经典和我们》中写道:“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碎片化阅读绝不可能有灵魂的参与,即便是碎片化阅读有价值的经典,因为你在肢解经典,让思想成了应试阅读抑或休闲阅读之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开往春天的列车

邢占平 文/摄

坐在开往春天的列车上,去一个充满向往的地方。

列车在花海间行驶,山坡上盛开的野桃花、连翘花、山杏花展示着柔美的身姿。

坐在开往春天的列车上,为心灵寻找一个归宿,为驶向春天的列车吟诵一首春天的歌

谣。滚滚车轮沿着春天的铁轨延伸,让人多了一份向往。

坐在开往春天的列车上,望着车窗外的花红柳绿,心情起伏在山水间,难免有一番感慨:

春天是画师,用风的柔软,蘸着温暖的阳光,在田野、在山

川、在大地的每一处角落,绘多彩的世界。

春天是诗人,沐浴在春风里,拿着落日的诗稿,在晚霞的诗情画意中吟诵已是五彩缤纷的世界。

列车停在一处小站,随着人流,我投入了春天的怀抱。

连载



80

苏
华
著

■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映着龙山晚期文化的极大特点,同时也反映着商代早期文化的极大特点,把龙山文化与商代早期文化,衔接为一个整体。所以二里头文化遗址,基本上把龙山和商代衔接起来了。这是考古发掘上一项重大收获。二里头下层文化,引起

了我们河南考古工作者极大的注意,一致认为它有可能是中国的夏代文化。1959年冬天组织人力调查了26个县,发现了38处与二里头下层文化相类似的遗址;特别重要的是在登封告城(夏都阳翟)附近

的八方村、桐上村发现了类似遗址,在巩县罗庄附近(夏都上都)偃师孙家湾附近(下都)发现了类似的文化遗址,济源县的原村(少康迁原地)发现了类似遗址。老丘与帝丘因为水淤没有找到遗址。阳翟、斟鄩、原村等地文献记载与遗址保存状况相符合;遗址中出土遗物类同二里头下层遗物,从绝对年代考虑也相符合。这一重要发现给研究夏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今后继续的发掘工作中,一定会使夏代文化真相大白。总之,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体考古工作者的积

极努力,找着了仰韶向龙山过渡的文化遗址,明确了仰韶和龙山一脉相承的关系,找着了龙山向商代过渡期的文化遗址,明确了研究中国夏代文化的线索等等,对建立马列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于是,二里头遗址便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与夏鼐是分不开的。在东下冯遗址发现及发掘之前,夏鼐曾两次到过晋南。一次是他任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队长时的1955年10月,他到三门峡调查现存的古代人类居住遗址、洞穴遗址、摩崖造像、古代建筑物、古生物化石及墓葬、矿穴等文物,以便将来在水库工程开工时能够做好对这些珍贵文物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



在这35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他们说:“夏县东下冯是面积较大、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东下冯遗址从1974年开始,一直到1977年年底,做了较大规模的第一期发掘,在遗址的东区和中区,发现了一批重要资料。而且东下冯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直接叠压在二里头文化层之下;同时,放射性碳素年代也与河南境内“二里头文化”遗存相当或接近;通过对这个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所做的初步分析,他们看出:东下冯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河南境内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大同小异。为了便于表述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大同小异,暂将东下冯遗址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为什么和二里头遗址相肩的东下冯遗址非要冠以

二里头文化的文化类型呢?这是因为在东下冯遗址发掘以前的1959年秋至1960年冬,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和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试掘,并将文化堆积区分为“上”“下”两层文化”。当时对此的命名有些混乱,而参加二里头遗址试掘的河南文物工作队中有一个叫许顺湛(1928—2017)的,是山西芮城人,后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队长、《中原文物》编辑部主任、河南省博物馆(现河南博物院)副馆长、馆长,于196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的文章。文中首先提出“二里头文化”这一概念:“可喜的是在偃师二里头,发现了两层文化遗址,上层是商代早期文化,与郑州仰韶时期文化直接衔接;二里头下层文化,反